

胡适评传

HUSHIPINGCHUAN

李敖二著

李敖

胡适评传

HUSHIPINGCHUAN

李敖二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评传 / 李敖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03.5

ISBN 7-80676-177-2

I. 胡... II. 李... III. 胡适(1891~1962)—评传
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8708 号

胡 适 评 传

李 敖 著

责任编辑 / 叶义辉

封面装帧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社 址 /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邮政编码 / 200002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40 1/16

字 数 / 200 千

印 张 / 12

印 数 / 1---8 000

ISBN 7-80676-177-2/G·078

定 价 / 18.00 元



胡适 69 岁留影

关于《胡适评传》

一九五七年的三月一日，我在《自由中国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——《从读〈胡适文存〉说起》（现收入《胡适研究》，改题《关于〈胡适文存〉》）。文章发表后一年一个月，胡适从美国回来，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，跟我说：“呵！李先生，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、丢光了的著作，你居然都能找得到！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！”

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，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。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，像李季的《胡适〈中国哲学史大纲〉批判》、叶青（任卓宣）的《胡适批判》、谭天的《胡适与郭沫若》等。对谭天的《胡适与郭沫若》，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；对叶青的《胡适批判》，他回忆说：“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，寄了一套给我，要我答复，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，后来一想：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，论就定了，在他眼中，我已是死掉的人了，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？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。”

如今，七年过去了，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，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。但是，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，走上了胡适的坟头，我都仿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：“我已是死掉的人了，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？”

于是，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，想给胡适写部传。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，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，我要用这一百二三十万字的大传记，让“死掉的人”重新“活过来”，让他重新“说些什么”^①，也让我们“说些什么”。

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，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，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。在胡适生前，我读过胡不归的《胡适之先生传》；在胡适死后，我看过毛子水的《胡适传》。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于胡适的学生之手，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，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，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于粗疏，难免有很多错误。

十多年来，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，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：一类是近于酷评的（diatribe）；一类是过度颂扬的（eulogy）。两类共有的毛病，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、解释史料。于是，旌旗开处，胡适一出场，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，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，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。结果呢，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，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！

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：“画我须是我。”(Paint me as I am.)这句话，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“画像”的人做为警戒。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，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，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，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，是没有办法给他“画像”的。

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、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，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。我的目的不仅是“画”胡适之的“像”，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，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、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、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、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、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，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。

所以，可以这么说，这部《胡适评传》，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，它是时代的评传，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。

所以，很可能的，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，从正文来看，它可能是文学的；从脚注来看，它可能是历史的^②；从夹缝来看，它可能是无孔不入、惊世骇俗的。它的结局是：君子既不喜欢它，小人也喜欢它，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，才会喜欢它。

但这都没关系，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，一个载浮载沉的传主，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、画他、捧他、捶他，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。——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，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。

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死后二周年的深夜

① 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，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“说些什么”的计划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、文件、信札、图片、稿本等材料的人，都欢迎能够提供、惠借，好使这部评传增色。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，在这个动乱的时代，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三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？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。

② 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，我的目标是“正文轻快，脚注详细”。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。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，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，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工作还没有人做好，所以我不能自在地走史特拉齐(Lytton Strachey)、莫洛亚(André Maurois)等人的路。

目 录

关于《胡适评传》·····	1
楔子·····	1
一 可怜的县太爷(一八四一——一八九五)·····	5
二 可怜的小寡妇(一八七三——一九一八)·····	25
三 半个台湾人(一八九一——一八九五)·····	35
四 被拧肉的时代(一八九五——一九〇四)·····	55
五 “努力做徽骆驼”(一九〇四)·····	73
六 “依跟我来”(一九〇四——一九〇六)·····	87
七 《竞业旬报》(一九〇六——一九〇八)·····	107
八 少年诗人(一九〇七——一九〇九)·····	139
九 “无忘城下盟”(一九〇八——一九〇九)·····	153
十 从逛窑子到上北京(一九〇九——一九一〇)·····	167

楔子

理想的中国是一座圣山。

山，在虚无缥缈间。

朝山的香客，流着汗，喘着气，拖着步子，带着数不尽的使徒，走进了虚无缥缈。

他们探径寻幽，在云雾里寻找天光。

多少香客使徒迷了路，在千岩万壑里奔波打转；又多少香客使徒，由于愚昧和躁急，只能展望峨嵋金顶，却越不过那缥缈与虚无。

在朝圣者的群中，胡适是时代里的一名香客，他有他的天路历程。

在班扬笔下的基督徒，有他的刀山火海；在吴承恩笔下的唐三藏，有他的八十一难；在胡佛笔下的威尔逊，有他的心力交瘁的苦炼(ordeal)^①。

做为一个时代里的人，胡适有他的刀山火海、有他的八十一难、有他的心力交瘁的苦炼。

如今，这个香客已倒下，带着他的荣誉与耻辱，他倒下；带着他的诚恳与虚伪，他倒下；带着他的开朗与狭隘、谦和与跋扈、勇迈与懦弱、成功与失败，他倒下。静静的，他接受眼泪的覆盖、接受笑声的淹没、接受历史的评判。——他不能再多嘴，也没有还手之力。

在时代的潮水中，没有人是一个孤岛，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侵蚀。个人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，个人的消逝是时代的死亡（至少是部分的死亡）。时代漂来了人像，又漂去了他们，自己也随着远去，或早或迟，一齐静化成历史的潭水——透视了自己，也反照了新的个人与时代。

在这蜕变过程里，往往有新一代的人儿，想从折戟沉沙里、残碑断简里、旧作遗容里，去追摹那些一世之雄的往迹，追寻他们的真相和假面，和那假面背后的精灵。

这里是一次尝试，尝试对一段朝山进香的历史，做一番追摹与追寻。摹寻的结果不但要找出香客的脚印，而且要越过脚印，重新走进那圣山。

① 威尔逊是胡适最佩服的人中的一人。我这里用这个 ordeal 是套用胡佛(Herbert Hoover)《威尔逊的苦炼》(The Ordeal of Woodrow Wilson)的书名。

一 可怜的县太爷（一八四一——一八九五）

蔡元培当进士前的七十天，孙逸仙西医书院毕业前一百二十天^①，一个浓眉大眼却愁眉苦脸的壮汉，带着十七条火腿、九十个皮蛋、四十支毛笔、两坛绍兴酒，在上海码头登了船。

船的目的地是台湾——七十年前的台湾。这个五十二岁的壮汉当时从心眼里讨厌这次旅行。他本是江苏的税务督察，是江苏抚宪刚毅的红人，这次调差到台湾，完全是台湾巡抚邵友濂搞的鬼。刚毅想留住他，可是皇帝不准。所以，他硬着头皮，只好上了船。

在船上，他一肚子怨气，和中国许多旧式文人一样，一有怨气，就写诗：

因缘不必问三生，聚散如萍却有情。

入世岂愁多险阻，知人翻恐负公卿。

天风假我一帆便，海水谁澄万里清？

试看乡村颂社肉，几人作宰似陈平。

他想到陈平作宰，为了觉得他的遭遇不公平，别人不派到“险阻”的地方去，为什么单派他去？何况，他在上海还有老婆孩子，有他刚生下来六十四天的小儿子^②。

“天风”并没“假”他“一帆便”，船在海上摇了又摇，人在船上吐了又吐。总算熬过了三天，到了基隆^③。当时他还不会写这个地方的名字，在日记里，他竟写做“基笼”。

到台湾后两个星期，他开始坐小火车^④，开始环岛巡行，考核军队的训练。他看了三十一个营、二十八个哨、两个队，西至澎湖，东至苏澳，花了半年的时间，统统跑了一遍。他是认真的人，看到什么就往上报什么，结果害得别的官记大过^⑤，弄得“人缘”很差。而他自己，也累坏了，随行的三个跟班的都在炎蒸瘴郁中病死了^⑥，他自己也得了风湿——二十二个月以后，他竟死在这个病上！

巡视全岛以后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上呈文，自比做“牛马”，说“牛马”奔走疲乏，势将倒毙于路，……主人闻之，当亦“恻然”。可是“主人”偏偏不“恻然”，不放他回大陆，把他改任为“台南盐务总局提调”^⑦。这个差使，最使他哭笑不得，他想到他在江苏是办厘捐的，现在，又到台湾来办盐务，——全是“苛索民财”的勾当！他痛苦得很，他写道：

念生今之世，做候补人员藉差糊口，非办厘捐，即办盐务；唯以苛索民财

为能事。口谈圣贤道义，身为霸者罪人。纵兢兢自守，薪水之外，不染一尘，亦不过曲谨小廉，沾沾自足。计唯有托疾竟去，并原省弃之，退归老乡里，仍读我书，庶不自失耳！

他这种情绪，十足是一种耶稣时代讨厌“税吏”的情绪，他不高兴做“税吏”，何况他还是“候补人员”！

其实，他的真心倒也不是“退归老乡里”，他的真心是想做“非候补人员”，想独当一面。他属意于“台东直隶州”，就是做今天的台东县长。可是他知道没他的份，于是他拿起毛笔，写信^⑧给老师吴大澂^⑨，求这位湖南巡抚出面拜托，干脆放他“生还”。

总算时来运转，到了第二年（一八九三），他的顶头上司官运楣星邵友濂调去顶他老师的湖南巡抚了，唐景崧来接，居然使他如愿以偿，居然答应他去“代理”台东直隶州知州^⑩。

从此，他算做了一名独当一面的“准”县太爷，当然在官僚政治里，做个小官也非易事，我们看他被任命后第五天的日记：

〔五月〕初九日，谒臬道宪顾，谢委代理台东州直隶州知州，未见。驾万军门生日，未见。

提到贺生日，正是中国官场艺术的辉煌表现，在他五月十九日的日记里，有六条有趣的备忘录：

各宪生日：

臬道顾，十月初三日，太太十一月十八日。

台南府唐，五月二十一日，老太爷十一月十八日，唐太太正月二十五日。

藩台唐，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老太太七月二十三日，太太八月十一日。

镇台万，五月初九日，老太爷五月初七日。

抚台邵，十二月十六日，帮办林三月二十一日。

福州将军希，七月初四日。台湾府陈，十二月二十七日。

做个小官真不容易！他要把上司的，乃至上司老子的、老母的、太太的、随从的生辰八字，统统记住才行！

这个小官在台东，干得很起劲，今天出示“斋戒求雨”^⑪，明天去调查鸦片烟^⑫，后天又赶写《台东州采访册》^⑬，然后，再上书给他的老师吴大澂，报告“代理边州，兼为统将”的经过，统率“三营五哨”“一千七百五十余人”的经过。总之，他似乎还满意，至少不再求他老师写八行书，放他“生还”了！

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尽管他好不容易才捞到一个县太爷，但是，“乾坤将裂遭奇运”^⑭的日子到底来了！“狗哭”带来的“不祥”^⑮到底接近了！

光绪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三月二十三日（四、十七），马关条约签了字，台湾割给了日本，十五天后，光绪皇帝流着眼泪批准了这个和约；六天以后的晚上十点，伍廷芳完成换约手续；十七天后，“台湾民主国”宣布成立；又过了八天，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芳，在基隆港外，正式与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签订了交接这个孤岛的文件。其实这是“多余”的，日本鬼子早就等不及了，早就在四天以前（五月六日，五、二十九）在基隆东边开始登陆了！

就在日本兵开始登陆这天，这位台东县长呈请辞职，“自请开缺回籍治病”，在他提出辞呈前九天，清朝政府已经电令在台湾的文武各员“陆续内渡”了，在别人都纷纷回大陆的时候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远在东边的小官儿。他无可奈何，只好“不动声色，照常防守，暂顾目前”。

在电讯全绝的当儿，他绝望了，在日本兵攻陷宜兰的前一天（五月二十八日，六、二十），他写下了他的遗嘱^⑯，交给他家的老二^⑰。

在“台湾民主国”成立后一个月，写这张遗嘱以后第五天（闰五月初三，六、二十五），他总算被准离开台东，这时他的脚气病已经很重了，在路上，不但左脚肿胀，并且还遇到两次土匪。总算千辛万苦，到了安平。黑旗将军刘永福一看他来，硬把他拖住帮忙^⑱，但是他身体到底垮了，又吐又泻，两脚全都瘫痪了。刘永福只好放他走。他在日本兵攻陷苗栗那天（六月二十五日，八、十五）上船，三天后到厦门时，两只胳膊都不能动了。四天以后（七月初三，八、二十二）他死了，他死在日军陷台中前四天，死在山东义丐武训去世后二十七天。他可说是一个因公而死的人，但却不是“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”^⑲。

如果今天用白话来给他做篇墓志铭，下面的一些句子，似乎可以囊括他：

躺在这儿的，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。

他的名字叫胡传，字铁花，号钝夫，原名守珊，所以又字守三。鸦片战争时生（一八四一），甲午战争后死（一八九五）。

他若留长了胡子，有点像包公^⑳。

他是天生克尔文派——生下来三岁，就不喜欢吃好东西、穿花衣服。

他能穿草鞋背米，一走就是几十里。